



妙峰山的茶棚

王晓莉

妙峰山娘娘庙始建于明朝,其香会(又为庙会)历史悠久,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的庙会期间,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地区的善男信女都会来到这里朝顶进香。其中有虔诚的香客,也有各种民间组织——“花会”,他们自动的来到妙峰山,修山道、办茶棚、粥棚,准备火把、灯笼,替人缝补靴鞋……也有为他们服务的花会,如献盐会、修补碗盆、施草席之类,他们共同为进香的人们提供周到的服务。

关于妙峰山的庙会的记载很多:

清乾隆二十五年(1758年)刊印,《帝京岁时纪胜》在“四月药王庙”条下记:“至于游览之地,如西山妙峰弘教、圣感、潭柘……等寺,极称名胜。岁之四月,都人结伴联镳,攒聚香会而往游焉。”

清《道(光)、咸(丰)以来朝野杂记》记京都风俗:“四月初一至十五日,为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祠开庙之期。凡京城士女商贾,多往进香。远达数百里者,亦年例前往,且有徒步之众,结队前往,不惮劳也。庙期以初八为正期。”

清光绪十年(1884年)《津门杂记》在“金顶妙峰山”条下记:“妙峰山顶距京师西北八十里,去天津计三百余里,上有庙宇供天仙圣母灵式凭,香火极盛。每年于四月开庙,朔起望止。此半月中,道上行人如蚁,车如流水马如龙,犹未足以喻也。庙在山顶,故名金顶妙峰山。进香者曰朝顶,天津人士信之者笃,赴之者众。”

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刊印《燕京岁时记·四月·妙峰山》条下记:“进香之路日辟日多。曰南道者,三家店也。曰中道者,大觉寺也。曰北道者,

北安合也。曰老北道者，石佛殿也。近日之最称繁盛者，莫如北安合。人烟辐辏，车马喧阗，夜间灯火之繁，灿如列宿。以各路之人计之，共约数十万；以金钱计之，亦约有数十万。香火之盛，实可甲于天下矣！”

1935年《旧都文物略》记四月妙峰山之娘娘顶“好事者沿路支棚结彩，盛供张之具，以待行人少息，辄牟厚利。车夫脚子，竟日奔驰，得佣值倍他日。而乡社子弟，又结对扮演灯火杂剧，藉娱神为名，歌舞于途，谓之赶会。

会期之前，近畿各乡城镇，皆有香会之集团首事者，制本会之旗，绣某社名称。旗后则金漆彩绘之笼榼，以数人担之，喧然过市。凡在会之户，闻声纳香烛茶资如例，首事者则簿记之。

至期，香客入山，各认所隶之旗，趋入队中。一切瞻拜、休息、饮食、住所，由首事者指导招待，诚敬将事，从无欺蒙之弊，故旗字均标明某某老会云。凡祭赛事毕，先后散于庙内、外肆摊，购绒绫花朵，插帽而归，谓之戴福。遥望人群，则炫烂缤纷，招颤于青峰翠柏间。其风物真堪入画也！”

从上述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妙峰山庙会繁盛的景象，当然我们也会从文字的记述中发现，关于妙峰山的记载是清乾隆以后较多。实际的情况的确如此，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明代，从那时起，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兴建了大大小小几十座碧霞元君庙，有的叫娘娘庙，有的叫天仙庙，供奉的主神都是碧霞元君。这几十座庙，每年的庙会期都不尽相同。妙峰山的兴盛是清代中末期，最为兴盛则应是清末的事情了。平时，妙峰山的娘娘庙是关门的，只有到了每年的庙会期，才会开门迎接各方的香客，妙峰山的香

会与其他碧霞元君庙的不同，它一年有两个会期，一个是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，主要祭祀的是碧霞元君，而在七月十五日的时候，是普度阴间鬼魂的法会。

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花会，北京城中是很多的，在众多的花会中，很有特色的是茶会。妙峰山的茶会在让廉的《京都风俗志》中是这样记述的：“由德胜门外迤西，松林闸东，搭盖茶棚，以达山上。曲折百余



妙峰山义福善缘清茶老会



茶棚前

里,沿途茶棚,凡十数处,其棚内供奉神像、悬挂旗幡、花红绦彩,外列牌棍旄钺。昼则施茶,夜则施粥,以备往来香客之饮。灯烛香火,日夜不休。助善人等于焚香献供之时,或八人,或六人、四人,皆手提长绳大锣,约重数十斤,以小棒击之,其言如钟,声闻远近,在神前起站跪拜,便捷自若,其式同仪,其言同节,亦彼之小技也。至于施粥茶之际,数人同声高唱:‘虔诚太们,落座喝粥’等辞,与钟磬之声远闻数里。以令香客知所憩息,而香客多有裹粮登山,不但粥茶憩息得所,及遇风雨,亦资休避。”茶会一般都搭有席棚或松柏枝棚,内供碧霞元君的画像或塑像,谓之“娘娘驾”,所以各粥、茶棚都有“娘娘行宫”的称呼。在外面各设大铜火壶及茶具,向香客及游人布施茶水。

妙峰山庙会的衰落是与国家的大形势密切相关的。1948年、1949年妙峰山的庙会有过短暂的恢复,之后,一直到1989年,妙峰山镇政府才开始

了修复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的工作。1990年,妙峰山的庙会静悄悄的开始了,京城以隋少浦为首的十几家香会来到了妙峰山。1993年由妙峰山组织的庙会正式开始了。

2001年4月23日到5月7日是妙峰山第九届庙会。我来到了妙峰山上,对山上的茶棚进行了调查。我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参与观察、访谈。在山上,我主要访谈了茶棚的棚主、茶棚中其他的人员、妙峰山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与工作人员、香客、游人、在庙会期间上山服务的涧沟村村民、小公共汽车的司机与售票员。在此之前我也访问了门头沟区文化文物局的局长、文化科的科长、局里的工作人员;门头沟区政协、党史办的工作人员;门头沟区博物馆的馆长;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镇长等人。

一、茶棚及其设置

在妙峰山庙会开始的前两个星期,妙峰山管理委员会与京城的各家香会的会首开会,商量各香会上妙峰山的时间。茶棚是他们比较重视的,因为茶棚在妙峰山的时间最长,也是每年庙会必有的。一般妙峰山管理委员会为他们安排的地点,都是在惠济祠的斜下方的一排平房中。这些平房在平时是旅店,在庙会期间也就成了茶棚所在地。

据吴效群1997年春天的调查,当时,妙峰山上的茶棚有两个,它们是白德山的“亲朋同乐清茶圣会”和王景绪的“绪善升平清茶圣会”。世事真是难料,那两个茶会有了很大的变化,白德山已经去世了,而王景绪的茶会转让给了Z,改名为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。

今年山上的茶棚有两家,一家是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,会首是Z。一家是“同心向善结缘老会”与“掸尘圣会”办的茶棚,这两个会的会首都是N。

2001年4月21日,农历3月28日,星期天。这天早上,妙峰山上极为热闹,大卡车、中型汽车以及小汽车浩浩荡荡的开了上来,每辆车的前方都插有三角形的会旗。这就是提前上山做准备的茶棚了。

Z的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今年是第三年上妙峰山了,他们还在妙峰山管委会为他们提供的老地方——一排平房的最边上。紧挨着他们的是N的茶棚。另外,N今天带了钢管、塑料布、绸子等物品一起上山,准备再搭一个棚子。

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的茶棚由于是在平房中,工作量并不是很大,所有的工作就都由会首与会众自己动手。房子里面正中央供的是手拿杨柳枝的观世音像,两边放的是茶壶与花瓶,中间是茶碗组成的“方阵”,间或还放





着屏风之类的装饰物。外面正中是香炉,两边的桌子上摆放着茶杯,一边各放一把大铜壶。桌子的旁边是金漆彩绘的笼檯。在最外边有两个小桌子,上面放着铁皮的圆桶,里面是茶棚免费提供的茶水。

N 的茶棚有两个,一个是平房中的,一个是自己搭的棚子。

平房中,房间的正中是观世音像,两边有花瓶,里面放的是绢做的花。观世音像的前边是一个搭成的台子,铺以明黄色的绸子,上面放着茶杯和茶壶。外面中央是香炉,两边各有一个桌子,上面摆着茶杯和茶壶。此外一边还有一个架子,上面是玻璃灯,上写“茶会”两个字。门口放着一个写着“功德箱”的纸盒子。

他搭的棚子在舍粥棚的对面,侧面为蓝白相间的塑料布,正面是黄色的帐子,顶上为黄红蓝相间的塑料布。

棚内的陈设比较复杂,有香炉、蜡扦、磬、钵、供品(果脯、馒头、蜜贡、橘子、香蕉苹果、果月饼;一种一排,每排各五个)、鲜花、香筒、千佛塔(两边各一)、骑狮佛、骑象佛、观音、弥勒、释迦、药师、花瓶;正中的黄布上一个大写的“佛”字、筒幡四个(“南无阿弥陀佛”)。两边及前后挂着万佛图,大悲咒;南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,南无普贤菩萨,南无文殊菩萨,慈航普渡。

棚子前面两边各两个筒幡,上书“南无阿弥陀佛”,顶部为绿色,字下为粉色莲花状;四个塑料挂果,两边各两个。

棚子外面正靠墙的一面放了三张桌子,用明黄色的绸布覆盖,上面靠墙地方放一排茶杯,外面是两个托盘上摆茶壶与茶杯。最靠外面的桌子托盘下各压两条红色的线,垂到桌前,线下系着同色的法轮。靠里面的桌子上托盘下压的是明黄色的缎子,上绣“普渡众生”四个字,下面是约 5 个厘米宽的黑色缎子,再往下,绣的是两朵莲花。5 月 1 日、5 月 2 日两天,这张桌子上还放了一个电视机和一个小音箱,放着佛曲。

棚子外面自然圈成了一个小场地,场地两边悬挂着若干三角旗子,上面写着“掸尘圣会”、“同心向善结缘老会”;还有若干大小法轮。在看似门口的地方左右各摆了两个仿铜的乌龟驮仙鹤,仙鹤的头上是一个小圆盘。两个摆设的中间是一个香炉。香炉和左面的乌龟驮仙鹤之间是一个纸盒,外面用红纸包上,朝前的一面贴着黄纸,上面写着“功德箱”三个字。箱子上面放着几把香,以供香客烧。每把香要 5 元。香炉前放三个拜垫。离右侧的乌龟驮仙鹤一米见方的地方放一个长条凳子,供人坐。场地正中是一个黄色的拜垫。还有两盆串红。

N 的茶棚工作量比较大,所以除了他会中的人员以外,他们还请了一



家搬家公司的人来帮忙。

二、茶棚的组成与经费来源

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包括会首 Z 在内,共九个人。除了一个三十多岁外,其余都是年过七十的老人,这些老人打小就玩会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。他们现在年纪大了,要不动了,但是,又喜欢花会,正好 Z 从王景绪手中接过了“茶会”,大家平时一直都挺好的,就来帮他忙活忙活,一起玩起了茶会。

会中唯一一位年轻人 K 是回族,今年三十多岁,自己开了一个小饭馆。他的妻子没有工作,两个人现在没有孩子。夫妻都是老北京人。说起他参加这个会,他的妻子告诉我,他与 Z 相识于一次喜事的现场,当时 Z 他们表演的是文场,Z 和 K 一见就特投缘,就劝 K 参加香会。这样 K 就参加了 Z 的“清茶老会”,他们和 Z 的关系也极好,称 Z 为“干爸爸”。会中的大爷告诉我,现在茶会的会首是 Z,将来这个会就是 K 的。今年, K 扔下了自己的饭馆,把煤气罐拉上了山,每天给这些老人做饭。

与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不同, N 的两个会“同心向善结缘老会”与“掸尘圣会”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分钟寺村的村民和他家族的成员。

丰台区分钟寺村在丰台区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, N 老人组织了两个会,其中的“掸尘圣会”是今年新成立的会,今年 4 月 22 日(农历 3 月 29 日)“掸尘圣会”上山给老娘娘打扫大殿,同时给老娘娘披了新袍。虽然 N 的两个会都有分钟寺村的村民,但是,他以这两个会的名义办的茶棚里面的人却都是他的家族成员。

N 今年也有七十了,他说:“我本人信佛。两年前,我得了癌症,切掉了一个肾,现在恢复得挺好。就组织了这两个会。今年我带了一个茶棚,还搭了一个佛堂上山。”N 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在机关工作,二儿子是做消防器材生意的。看来他的家庭条件比较好。

平时在山上的有他的嫂子和家人,“五一”期间,他的大儿子全家都在山上陪着他。

茶棚从上山到下山,在山上前后要呆上 17 天,再加上摆放的物品,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那么费用的情况如何呢?

我访谈的门头沟区文化文物局的退休干部,家住妙峰山脚下龙泉务的陈雷大爷、门头沟博物馆的馆长齐鸿鸣都告诉我:以前,妙峰山沿途茶棚由于经费的来源不同,可以分成三种:一、经费全由会首个人负担;二、经费由



粥棚舍馒头

会首负担大部分,会众亦交纳一部分;三、所有经费全由会首向京城中的商户求得布施。他们对待香客的态度也有所不同,第一、二种茶棚,一般在棚口都贴上“不接不送”的字样。第三种茶棚,对于那些拜香者(三步磕一头或五步磕一头者);爬香者(嘴上戴一嚼子;背上捆一马鞍子,鞍上驮一娘娘马,胳膊肘和膝盖都绑上鞋底,由人牵着一路爬上山);提灯者(用绳子把灯笼穿在胳膊的皮肉里,举着上山);挂炉者(把两香炉用绳子穿在自己的皮肉里挂着上山,香炉里还燃着盘香);茶棚里的人不但要出来迎接,而且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下一个茶棚里。第一种茶棚一般不接受香客与游人的布施,第二、三种茶棚接受香客和游人的布施。尤其是第三种茶棚,据说主持这个茶棚的一般是北京城里人,它不是香会组织,而是个人的行为,会首在庙会开始前会到各商号求得布施,庙会期他会雇佣当地的人,在茶棚中服务。而布施所得金钱除供庙会期间使用外,剩下的还可以供会首全家一年生活。

现在,妙峰山茶棚的经费情况有一些变化,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的会首 Z 在我问到他费用的情况时,他说:“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。庙会期间如果有人给我们钱,我就对他说‘谢谢,您把钱拿回去吧’。”我问他,“妙峰山庙会期间花销一定不少吧”。老人家乐呵呵地说:“我一年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,攒下来点钱,就是为了这么几天,全用上了。”骄傲自豪溢于言表。会中的大爷也对我说:“我们这些人中,Z 的经济状况比较起来是好的,他又是会首,费用就都由他出。会也是他的,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。”而这 17 天,他们所有的花费大约 3000 多元。

N 的茶棚由于都是自己人,庙会期间的费用自然也是自己承担,与 Z 他们相比,生活的水平显然要高一些,17 天大约花了 1 万多元。

三、拜会与表演

在妙峰山庙会中,茶棚的出现是为上山进香的香会与香客提供服务的,茶棚的地点也都是在香会上山的路上,香会路过茶棚,一定要“参驾”。陈雷大爷告诉我,他小时候见到过,香会路过茶棚时,没有“参驾”就走过去的。“但是,你这个茶棚不‘参驾’,不要紧,我就去下一个茶棚告诉他们不让你们过去。过去,每年庙会,经常有为这事打架的。”

随着公路的修通,交通的便利,造成了原来遍及进香山道上的茶棚消失了。妙峰山上的茶棚地点也不是上香时的必经之地,他们说:“我们在这里,上去进香的香会看得见我们,他们愿意就来拜会,不愿意,我们也不勉强。”

今年到妙峰山上的香会一共有 56 档,基本上到惠济祠参拜完碧霞元君之后,都会到茶棚这里来拜会。只有一、二个街道组织的秧歌队,在惠济祠外表演的,没有到茶棚这里来。

香会来拜会时,经常是在两个会的中央,一起拜。三个香会的会首手里拿着自己会的三角小旗,将小旗展开,标准的是两个小旗要对成一个



妙峰山舍粥棚



长方形,但是由于是三个人一起互拜,大家也就不可能对成长方形。Z和N都说,这样不分先后,挺好,还省事。

拜过会后,会首先要是在香炉里上香,然后才开始表演。他们说这是在给老娘娘上香。

香会的会首告诉我说,由于惠济祠里地方较小,他们就不在惠济祠里表演了。而是在茶棚前表演。也有香会在惠济祠外的空场表演的。但是,在那里表演完后,一定要到茶棚前表演一次。在他们表演时,茶棚里的人会喊几声“好”。在两个茶棚前表演完,就解散休息了,香会成员到“万福顺义”那里喝水,边喝边会聊上一、两句。

大多数的香会不在N搭的茶棚前表演,也不拜会。只有少数的香会到那里拜会。我看到有一个香会,把在惠济祠前给老娘娘唱的歌,在这个搭着的茶棚外唱了一遍。我问他们是唱给谁听,他们告诉我,是唱给老娘娘听的!

会首互拜以及表演完之后到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的茶棚喝水时,茶棚中的会众并没有说什么客气的话,也没有唱“迎客”的茶棚歌。在一次香会的拜会过程中,我看到涧沟村的孙德权拿着大喇叭在惠济祠的墙头上,对着茶棚唱茶棚的“迎客歌”。我问孙德权,为什么他要唱茶棚的“迎客歌”。他说:“我从小就在涧沟村长大,从小好这个,听人家唱,我就学会了。现在没有什么人会唱了。每年的庙会期间,妙峰山管理委员会就把我请来帮忙。给大家唱唱茶棚、粥棚的歌。”

四、香客·游客·茶棚

“古代,称到庙会上烧香拜佛为:‘赶庙’或‘上会’,又称‘进香’。在这些进香的人群中,有男有女,有穷有富,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。就其逛庙会的目的来看,有拜神求佛的,许愿还愿的,买物卖物的;还有闲逛看热闹的。所有这些人,均可称为‘香客’。……去妙峰山的香客主要来自京津、保定、张家口一带。”^①

在我的调查中,我把香会中的会众、特地到妙峰山烧香的人称为香客,把到妙峰山游玩的人称为游客。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由于他们对妙峰山的了解不同,导致对茶棚的态度也不同。

今年的庙会第一天4月23日,是星期一,据妙峰山管理委员会的统计,到妙峰山上来的大约有5000人左右,其中游客的人数有2000余人,外宾21人。管委会的人告诉我,游客的高峰期应该是5月1日至7日。但是



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,5月1日、5月2日门头沟区政府为了保证妙峰山庙会期间山上的安全,限制上山的车辆数,这就造成了许多游客没有能上山。而一些香会由于去得早,同时区里也知道香会是管委会请来的,就得上山。所以今年高峰期,尤其是5月1日、5月2日,上到山上去的大多数是随香会上去的会众及其亲属。其余时间则既有香客又有游客。

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在外面桌子的旁边放两个装水的铁皮大圆桶。大爷告诉我:原先茶棚就是用铜壶来装水的,铜壶的下边可以烧碳,里边装茶水,这样可以保持水的温度。现在,妙峰山提供热水,用不着自己烧了。铜壶放在这里,就是摆摆样子。

漂亮的金漆彩绘的笼槿,如今也不用来装茶碗、茶壶之类的东西了。它作为一个花会有历史的一个象征静静的放在那里,一般的香客与游客经过,停下脚步,也只是欣赏一下它的美丽,而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,知道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。

香会的香众在惠济祠中主要是由会首代表大家在碧霞元君前烧香,他们自己并不烧香。在茶棚前也是由会首代表大家烧香。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使出自己的全身解数进行表演。当问到他们在茶棚前表演和在惠济祠前表演有区别吗?他们说“没有”。表演完后,他们会喝点茶棚提供的茶水,但是,我也注意到,他们不用茶棚准备的茶杯。有的香会自己还带了啤酒上山。

随同香会上山的,还有一些他们的亲戚朋友,这些人有的会在庙里烧点香,但是他们在茶棚前的香炉里并不烧香。他们有的人会接点茶棚提供的茶水喝。

游客的人数也不少,有游客到“义福善缘清茶老会”的茶棚前买水喝。得知这里的水不要钱,又拿了壶或喝水杯,多灌一点。同时说:谢谢。有的游客喝了水,就要给钱,可是他们都不要。

老的香客有在“万福顺义”的铁桶中接水喝的。

N的茶棚虽然都摆有茶杯和茶壶,可是却没有任何盛水的器皿,也没有人到那里要水喝。但他们在4月23日(农历四月初一)、4月30日(农历四月初八)、5月7日(农历四月十五日)三天,都舍了馒头。舍的时候,他们大声的喊:“舍馒头!舍馒头!”游客听了这样的话就蜂拥而至,一会儿就没有了。



五、与以前茶棚的区别与联系

1、茶棚地点的设置：

对妙峰山茶棚的描写比较多，尤其是顾颉刚先生的《妙峰山》以及让廉的《京都风俗志》都有详细的描写。我访问的熟悉妙峰山香会的陈雷先生、齐鸿鸣先生、孙德权先生都对我描述了以前妙峰山的茶棚，齐鸿鸣先生作为北京史地学会的成员还曾亲自重访了5条香道上的所有茶棚。齐先生告诉我，妙峰山上的茶棚以前是每隔七、八里一座，有松枝搭的，也有固定的房子。但是决没有挨在一起的。

我所看到的现在妙峰山上的茶棚，设置的地点是由妙峰山管委会提供的。两个茶棚也是挨在一起的。

2、茶棚中神像的摆放

“自城门开始，每条香道上，每隔七、八里，都有粥茶老会设粥棚、茶棚，……棚内供着娘娘像，谓之‘娘娘驾’。”^②

我这次看到的两个挨着的茶棚中供的是观世音，而不是娘娘像，他们的解释是，观世音是茶会的鼻祖。在N搭的那个茶棚中供的主要是释迦、弥勒、观音。

3、对香客、游客的态度

过去的茶棚中，在往来迎送的时候，还击磬唱歌，一个领唱，数人合唱。孙德权给我唱了一段《茶棚小调》：“喝茶自个来取，管盛不管送。”“一碗就朝山顶来了，两碗就带福儿还。”

但是，现在茶棚中的人也没有人会唱了，他们也不张罗叫香客和游人喝水，只是有人过来问可不可以喝水时，他们才和对方搭话，并不收水费。

短短的十五天的庙会结束了，我的调查也进入了尾声，通过这十五天的调查，我发现现在妙峰山的茶棚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但茶棚仍是妙峰山庙会期间不可缺少的，它为香客提供茶水的功能仍然保留着。在一定的程度上，茶棚的香客与神之间的中介作用仍然存在。

①赵兴华：《老北京庙会》P188，中国城市出版社，1999。

②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《京西揽胜》，P138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8。

（王晓莉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业博士生）